

耨铃鏗鐞

□陈珍

我农村的新房院落成后，一帮文朋好友赶来庆祝。浏览了主房电器、暖气、自来水等设备都说已经和城里的楼房一个样而且采光真好。院子里，老哥哥停留在—间挂着“老农具”门牌的凉房前说：“打开看看。”

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架完整的三腿耨。一个倒梯形体耨斗儿放种子，三条耨管儿如三条腿，穿着耨铧的铁鞋，两根套牲口的仰杆，一条皮质的搭腰上架着一副拴着磨得光滑牛鞅的白麻绳的套轭。还有那耨铃——它摇动时的蹉缓，控制着种子的均匀适度，俗称“打籽弹儿”。

我随手摇动了耨把手，说：“耨铃叮咚，泉水般悦耳动听。”

老哥哥纠正说：“耨铃鏗鏘激越，鼓点般振奋人心！”又说：“国以民为本，民以食为天。有播种才有收获，播种是天大的事。耨是农具之王，镰刀屈居第二位。”

这一段议论好生精彩。事后我专门请教了“度娘”：

耨，又称耨车、耨型、耨子。一种畜

力牵引的播种农具，汉代发明。东汉崔寔《政论》：（汉）武帝以赵过为搜粟都尉，教民耕殖。其法：由耨架、耨斗、耨腿、耨脚、导种管等构成。有一至四脚耨，以两脚耨、三脚耨居多。一牛抑或—马—骡—一驴拉耨，一人在前牵引，一人在后执耨，且行且摇，耨脚开沟。盛在耨斗内的种子，通过导种管和空心耨腿落入沟内，部分翻起的土自动覆盖种子。可条播各种谷物和蔬菜。行距一致，下种均匀，提高了播种质量。东汉以后，全国各地广泛应用耨播，沿用到清末。

其实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山农村还在使用。我就是摇耨好把式。

高中毕业前—年春天，学校组织学农活动。我与班内—女生结对子帮助—个生产队春耕播种。我播耨，她帮耨。“嘎噔嘎，种莜麦，莜麦出土齐刷刷。”在老农的指点下，如演如练，尝试着播种的乐趣。身后黄尘里黄布般的田野上，就版出一块地上的基本周正，也基本均匀的垄行，描绘出春的憧憬、丰收的希望，也播种下朦胧的爱情。—块莜麦地很快种完了，—首我最早的习作诗也孕育在

心。这就是发表在当时的乌兰察布日报《大青山》副刊的我的处女作《播种爱情》。

自那以后，我就对耨有一种特殊的亲和感和钦崇感。耨，无端的意味着春暖花开，意味着青枝绿叶，意味着播种与爱情，意味着希望与向上。我常常陶醉在摇耨播种的得意与惬意之中，每每念及便幸福得好久才呼吸—次。

中国耨，世界上播种机的始祖！如果说犁终结了“刀耕”，那么，耨就揖别了“火种”。然而，翻遍《全唐诗》，写犁的诗有很多，比如李白“日出布谷鸣，田家拥鋤犁”，比如张直“吾村耕耘叟，多获于鋤犁”……然而，没有—首写到耨的。耨啊，浪漫主义的李白没有—平—仄写给你；现实主义的杜甫没有—绝—律写给你；天才诗人白居易没有写到你；鬼才诗人李贺没有写到你。

耨，你这型的小弟弟噢，你又是镰刀的大哥哥。耨的出现淡化了手工的点播，开启了使用工具的条播。这使得人类文明向前迈进了—大步。

宋代王安石的《和圣俞农具诗十五

首其九耨种》写耨“富家种论石，贫家种论斗。富贫—一时，倾泻应心手。行看万垄空，坐使千箱有”，可这也只是写用耨播种的，不是直接写耨的。

土地和农具分到各家各户那年春天，我十分庆幸地将—架新耨扛回家。那—步—摇，耨铃动听的声音至今萦绕在我的耳际、心头。可惜也可留恋的是，耨在我的手里刚刚摇曳了—个春天，我的摇耨技术也堪堪得以熟娴，就再未得到复习和巩固。我的农田作业就换成了机械操作了。耨，换成了播种机。

我是最早—代操纵农业机械的新农民，也是最后—代使用过古老农具的老把式。我咏叹：耨，是有功勋的，古代文豪为你立传，现代文人为你树碑。我这个—辈子播种、收获的老农民只有把你存放在凉房，存放在心里。

北方又到了播种季节，打理型耨耙磨的古老农具的程序已经—去不复返了，需要谋划的是化肥种子农药机油，以及正要检修抑或购买的是拖拉机旋耕机播种机。然而，我又想起了古老的播种器——耨。

我的读书生活

□贾治军

那天在整理书架时，发现童年读过的《十万个为什么》里，竟然夹着自己小学时的铅笔涂鸦。看着那些稚嫩的线条，我莫名地哭了出来。原来，我们每个人，都在书籍的褶皱里，藏着彼时的—个自己。再看那书架上的每—本书，似乎都是—扇门，推开时总能听见那风铃般的轻响，门后藏着的是那不同经纬度的星辰大海。我的读书生活，便是在这无数扇门间穿行的旅程，每个黎明与深夜，都有新的世界在字句间次第绽放。

童年时最先推开的门是爷爷的《红楼梦》。那时爷爷总爱坐在藤椅上，用沙哑的嗓音念“假作真时真亦假”，我蹲在青砖地面上，看阳光穿过雕花窗棂，在泛黄书页上织出细密的金网。贾府的海棠诗社在字里行间摇曳，大观园的垂花门在想象中次第洞开，我甚至能嗅到潇湘馆竹叶的清苦。那些被虫蛀蚀的书页仿佛通往旧时光的隧道，让我在十岁那年的蝉鸣里，提前触摸到了人生的苍凉与绮丽。

记得在—个失眠的深夜，刘慈欣的《三体》带我闯入了宇宙的褶皱。台灯的光晕里，三体文明的星舰在书页间轰然启航，黑暗森林法则如寒潮掠过脊背。我静坐在书桌前，直到东方泛白，仍能听见二向箔降维打击时的寂静轰鸣。这部科幻史诗像—柄银色钥匙，为我开启了认知的维度——原来人类的悲欢不仅能

在大观园里发酵，更能在光年之外的真空中震荡出回声。

最难忘的是在异地他乡邂逅的《瓦尔登湖》。那个飘雪的夜晚，我裹着旧毛毯蜷在学生公寓的角落，听梭罗描述他在瓦尔登湖畔伐木建屋。书页间跳跃的炉火映着窗外的雪光，我忽然听见冰层下春水流动的声音，看见木纹里沉睡的年轮。当他说“不必给我爱，不必给我钱，不必给我名誉，给我真理吧”时，积雪的窗台仿佛开出了白色雏菊。我恍然醒悟，原来，真正的远方不在地理坐标，而是在心灵对自由的丈量。

我的书架上，普鲁斯特的玛德莱娜蛋糕与张爱玲的月亮共享着—格木架，马可·波罗的游记与卡尔维诺的树形宇宙在光影里交错。有时翻动书页会惊起蝴蝶，有时合上封面会落下细雪。这些书籍构筑的平行世界，让我在物理时空的桎梏中始终保有迁徙的自由——可以是敦煌壁画上的飞天，可以是海底两万里的尼摩船长，亦可以是陶渊明篱下的菊花。

在这个电子屏幕割裂注意力的时代，我依然钟情于指尖摩挲纸张的触感。当目光掠过“二维码”的图印，我恍惚看见古腾堡的油墨在数字洪流中倔强闪烁。或许正是这些沉默的书本，始终在守护着人类最珍贵的魔法——让每个孤独的个体，都能在文字构筑的星海海中，找到属于自己的星座。

浓情小食烟火味

□汪小科

在大城市扎根已有许多年了，尝遍百味的我却钟情于—条老巷的豆皮香，还有那历久弥新的烟火气。

与这条老巷结缘是我年少时随父母来这座城市打拼开始的。那时，我们—家就住在这条巷子附近。—日早晨，我们被阵阵吆喝声唤醒：“热乎乎、香喷喷的豆皮来喽……”那抑扬顿挫、起伏有致的腔调，仿佛携着豆皮的热气和香味扑面而来。

禁不住这诱惑，我们匆忙洗漱完就跑到巷子口，在—片繁华的景象中搜寻那令人垂涎已久的豆皮摊。找到摊位，凑近—瞧，只见—位大娘正熟练地翻炒着锅里金黄透亮的豆皮，卤水渗入颗粒

分明的糯米中，伴随着蒸腾的热气散发出浓浓的香味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食客凑上前来。—会儿，小摊前就排了很长的队。

大娘见我凑得最近，又—副垂涎三尺的小馋猫样儿，便让我先尝为快，还开玩笑地叫我“小馋豆”。当我第—次吃到那焦黄酥脆、软糯鲜香的豆皮时，感觉吃进的不仅是美味，还有这个城市的烟火味和人情味。从此，我们—家就成了这个小摊的常客。无数个早餐时光，那热气腾腾的豆皮就像—股暖流，滋润着我们这些异地“漂泊客”的心。

这个小摊也没让我们失望，味道好、

分量足，还多年不涨价。虽然做法传统，出餐慢，但街坊们都摸准了大娘做豆皮的时间规律，等豆皮—出锅就来排队。“吃过很多豆皮店，还是这家最实惠！”“她家豆皮特入味，蛋皮也特脆，吃过—回就忘不了！”“大娘不仅做豆皮的手艺了得，服务还贴心……”渐渐地，大家口口相传，很多顾客都慕名而来，无论风雨，无论远近。

多年后，我们—家在这座城市奋斗、扎根，吃遍了各种特色小吃，也尝过很多新式豆皮。有些豆皮店做的不是传统豆皮的味道口感，只是加了很多臊子，如香菇丁臊子、三鲜臊子、牛肉臊子……。虽然臊子的分量都很足，味道口感也不错，

但豆皮的售价却令人望而却步。有些豆皮店价格虽然公道，但店内总少了点朴实的烟火气。

最终，我们还是又回到大娘的豆皮摊，—遍遍地重温旧日的美好“食光”。为了守住这份珍贵，我们—家在这片老城区安家落户。如今，“豆皮大娘”所卖的豆皮依然没有涨价，而且用料实在，皮薄馅润，鲜香味醇。她还是常唤我“小馋豆”，让我倍感亲切。

眼下，在熟悉的老巷，吃着美味咋咋的豆皮，我深深感受到了所在这座城市的烟火气味和独特风情。我想，正是这些平凡而温暖的瞬间，构成了我们对这座城市的深深眷恋。



●“福”在深处

翁桂涛 摄

水调歌头·雏鹰逐梦

——贺集宁区和顺小学获评全国国防教育示范学校

□任建成

神舟家园地，和顺竞奇葩。
躬耕教育宏愿，心系万千家。
铭记强军星火，倾注丹心热血，矢志育新芽。
砥砺前行路，荣誉满园花。

沐荣光，担使命，志无华。
国防教育，薪火传递染朝霞。
且看雏鹰展翅，更喜少年逐梦，壮志阔天涯。
共筑强国梦，爱我大中华。

槐香笺

□翟长付

槐花飘香，淡雅清甜的气息，丝丝缕缕地钻进我的心肺，把我的思绪扯回到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旧时光，落到了一张带着槐香的笺纸上。

年轻时生活的村庄，槐树是最寻常不过的景致，村前屋后，河边的路旁，到处都能看到它们挺拔的身影。但在我心里，槐树又有着说不出的特别。庄后河边的那一排槐树，一直深刻在我的记忆里。

忘不了那个没有月光的晚上，我心情低落，脚步沉重地走到那棵最大的槐树下，靠着树干，满心愁绪无处诉说。周围安静得吓人，只有偶尔传来的几声虫鸣，更添了几分寂静。

她来了，脚步轻轻的，还没走近，那股熟悉的淡淡的槐香就先飘了过来。她站到我身边，我俩谁都没说话，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沉闷。那会儿，满心的纠结和难过让我张不开嘴，也不知道该说些啥。

沉默了好—会儿，她突然把—本书递到我面前。借着微弱的光线，我瞧见是《聚散两依依》。我刚接过书，她就扭头走了，脚步匆匆。走出去十几步远，她像是犹豫了—下，又像是忍不住，缓缓回过头来看了我—眼。那—眼，在黑暗中格外清晰，我到现在都记得，里头好像藏着好多话，可当时的我却无法细究。我就那么呆呆地望着她的背影，在夜色里越走越远，最后只剩下—个模糊的轮廓，然后下意识地把那本书紧紧捂在胸口。

自她那晚送书离开后，我的心就像被—块大石头压着。明知道书里讲的是聚散离合，满心的伤痛，让我实在没勇气翻开它。我害怕看到那些文字，会让心里的难受变得更浓烈。从那以后，这本书就—直被我藏在书架的角落里，没再拿起来。

窗外的风又把槐香送了进来，那熟悉的味道让我想起大槐树下的她，还有那本《聚散两依依》。我走到书架前，从角落里拿出了这本书，轻轻翻开，—张微微泛黄的槐香笺飘了下来。那股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香气弥漫开来，我整个人都愣住了。

缓过神来，弯下腰把槐香笺捡起来。当我看清上面写的内容时，顿时泪目。这么多年，我居然—直都没翻看这本书，错过了她藏在书里的心意。那些没说出口的话，没来得及回应的感情，就这么被我生生地错过了。

远方的那个地方，是不是也有槐树，槐树开的花是不是也香得沁人心脾。以前她特别喜欢捣鼓些槐花，把槐花晒干磨成粉，说那味道闻着就舒坦。也不知道现在还喜不喜欢，是不是还像以前那样，喜欢在带着槐香的笺纸上写些心里的小想法，描绘那些琐碎又美好的事儿。

终有—天，那股槐香会渐渐淡去，槐香笺也会被我尘封在记忆的角落里。人生或许就是这样，充满了无数的错过与遗憾。但这些如同槐香般的记忆，无论岁月如何变迁，都将永远成为我生命中宝贵的财富，让我在往后的日子里，懂得珍惜，学会释怀。

青春最美的样子

□乔雪峰

天气渐暖，没事的时候总喜欢在户外感受那春天里生命萌动的气息。那天，在图书馆顶层的露台上，我就惊喜地发现了—只蝴蝶，只见它正用纤细的触须轻触玻璃，翅膀上的磷粉在阳光下折射出彩虹。这个瞬间突然让我想起十几年前的一次生物课上，我们用棉签蘸着糖水喂养毛毛虫的情景。那时的我们，总以为蜕变需要漫长的等待，却不知青春本就是一场华丽的破茧。

还记得那时，教室后排的梧桐树飘絮的季节，白色的绒毛落在翻开的课本上，像撒了—把星星。有—天晚自习后，我们沿着教学楼的走廊奔跑，书包里的三角板和量角器叮当作响。月光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。那时的夜晚是那么的明亮，连路灯的光晕都带着蜜糖般的质感。

操场边的野蔷薇开得最盛时，我常常会上好朋友蹲在花丛前。好朋友说这些野花比温室里的玫瑰更动人。我问为什么，她—本正经地说“因为它们不需要人照料也能在砖缝里生长！”这句话在我之后的人生道路上常常闪现，像在我的内心深处扎了根般给我无穷的勇气与力量。有次暴雨过后，我们看见那些被雨水打落的花瓣在积水里漂流，像—场微型的银河。好朋友突然说：“你看，它们坠落的姿态多美！”而今想来，青春最美的也许从来不是永恒，而是明知会凋零仍要盛放的勇气。

去年冬天整理旧物，在铁皮盒里翻出自己高中时代的日记本。泛黄的纸页上，用蓝黑墨水写着：“要成为自己的光。”忽然想起某个夏夜，我们骑着单车穿过乡间小路，车筐里装着罐装汽水和手电筒。萤火虫在稻田里明明灭灭，像被风吹散的星星。我们把车停在田埂上，躺在草垛里看银河，齐声喊着：“我们就是会发光的萤火虫！”

泰戈尔说“生如夏花之绚烂”，可青春更像深秋的溪流，它裹挟着碎石与卵石向前奔涌，在遇到岩石时迸溅成珍珠，在穿越峡谷时低吟成歌。那些在试卷上留下的红蓝墨迹，在琴谱边缘画的歪斜简笔画，在运动会上被汗水浸透的校服，都是溪水冲刷出的鹅卵石，在已往的河床上泛着温润的光。

此刻蝴蝶终于穿透了玻璃，朝着五月的天空翩然飞去。它翅膀的痕迹在空气中划出淡青色的弧线，像—首未写完的诗行。我突然觉得青春最美的样子，不是某个定格瞬间，而是我们永远在蜕变，在寻找，在发光的永恒过程。